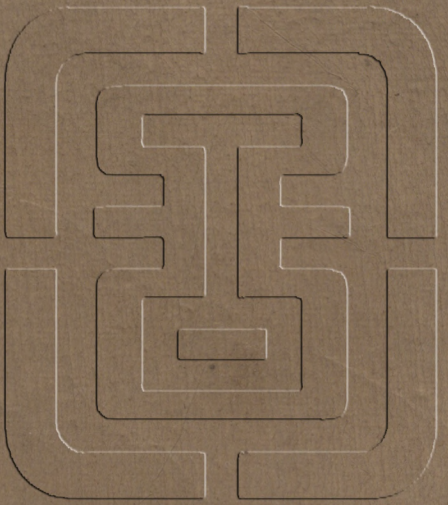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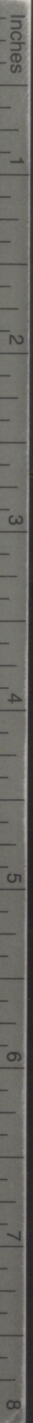




1921



六臣註文選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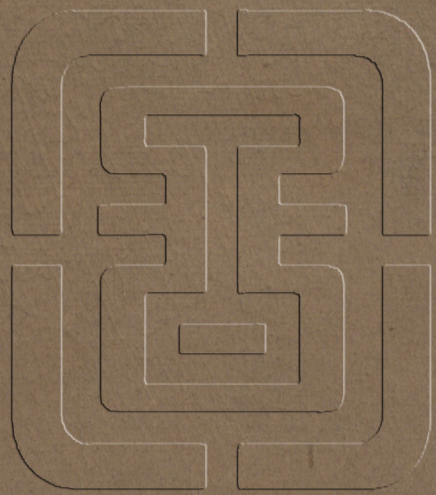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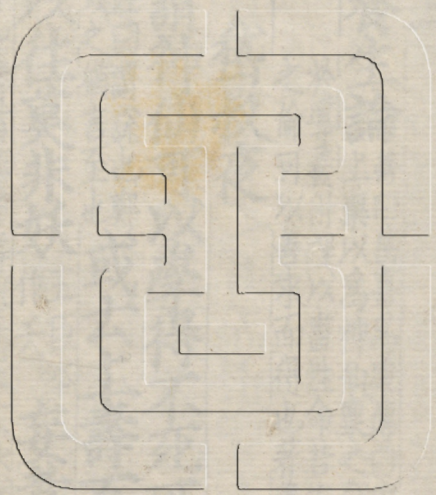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毒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術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本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

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此皆兩

失其情請五臣本試粗論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向曰兩失謂神仙天

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然見然五臣本作則字記籍

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濟曰較明也其必有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

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仙非學之

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

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何以言之夫服藥求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

周勃曰天下一歲伏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

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終朝

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善曰毛

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及

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曰者七日翰曰囂然飢憂貌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

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

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日夜觀星宿或

不寐達旦齊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曰瞑皆言憂懼

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僅劣也勁制理鬢醇醴

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鬢鬢飲酒以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頤目裂皆髮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由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

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夫為稼於

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燠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穀於湯

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既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

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

七年旱說文曰既灌之也齊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

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燠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

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既灌也良曰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

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

破陰大喜墜嗚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是猶

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國語

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

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

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

生理之易失知一理之害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

也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濟曰喜怒哀

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

謙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

也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

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

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

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翰曰形在外夫田種者

一畝十五臣本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五臣無通稱

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勝

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

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鄒侯功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

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田種一

七寸區中種穀一粟秋收每區三斗可畝當百斛也

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

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

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

通故也亦知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

年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音名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

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瞋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瞋睡也

養生論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知也善曰神

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以梧桐枝葉繁

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皆庭使人不

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青樹之背毛萋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

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

也善曰養生要董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曰大菘多食

董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猪肉移人與豬

同說文曰菘菘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蟲

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頭處險而癭於齒居

晉而黃善曰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

名醫云麝香形似蠶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

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

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密

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

所食土地所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宜而致之也

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

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

薰之使黃

而無使堅

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脫亦能變之使堅也

芬之使香而無使延

哉

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一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

故神農

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王養命以應天無毒

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而世人不察

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

惟

五穀是見聲

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烏佳反善曰法言曰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向曰淫哇樂聲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養生論

五臣本其腸胃

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作煖字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饗鬻

以待戒令歟曰鬻監謂練化之鬻今之煖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

香芳腐其骨髓

喜怒悖其正氣

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

也思慮銷

五臣作情也其精神束樂殃其平粹

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厚也濟曰殃傷也純粹謂純和之性也

夫以叢爾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叢爾小國杜預注曰叢爾小貌也良曰叢爾

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秀香喜怒哀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

易竭之身而內

外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形於

外思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以不可久言將死也依攝養之術也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

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成生僕書杜欽上疏曰侖王晏鴉關難數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

於眾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世皆知笑

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諺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歿也向

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失於微繼之間也措置亡失也

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

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中智以下謂之

自然善曰穀梁傳前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

也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

養生論

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也眾險則喜怒

是由五臣本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為病之始

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骨髓不可治矣

子東過齊見桓侯東魯曰齊桓侯在問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并錯章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向曰病其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

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害成於微而救

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字翰曰著盛也

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瘳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

用之則無可施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

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閒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

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

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

之理盡此而已矣

遞相證驗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

縱聞養生

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

不然

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理不如此也

雖少庶幾莫知所由

洗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

次自力服藥半年

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

而泄之以尾閭

五臣本欲坐望顯報者

或益之以畎

古書曰尚書曰

養生論

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維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

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趣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熯盡故名沃維

翰曰畎澮細流也尾閭海水出東也吉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澮其精如尾閭之出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

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

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

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賅相傾如此復

敗者

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首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

五尺大大為豫說文云龍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

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

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

名聞人聲乃猶豫綠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

樂以服食為餘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

以目五臣本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

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或音尤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枕木同類

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今以躁競之心涉

希靜之途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

終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齊曰躁喧坐道也長生之理則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

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善曰論語注弱曰伯伯者天下皆是也

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

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

一事者必不兼於他追術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法術

事故養生無功也尚從名譽者

養生論

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也向曰此類謂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

上所述也私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

波形無強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善曰左

氏傳曰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

味也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獨著

味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猶傲而不見聰明而不發長故外物不累其

力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同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

不皆受也惟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白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

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待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和養恬知適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養和其神和莊子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晞

以朝陽綏以五絃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翰曰晞乾也綏安也稀於朝陽所以養知於物也

無為自得體妙心玄

安於五絃之琴以軟南風所以養學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

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忘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

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 則曰遺生故身存也

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

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田人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人君聖明之

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

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

道合也介媒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

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其所

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

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

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

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

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易起放

策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

人生於時也良羣龍見而聖人用善曰易曰見羣龍

作而萬物覩濟曰龍替之時道不用也俞君天故伊尹有

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

幸也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善曰說苑鄒子說梁

摻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莘氏

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股也言設有伊尹倚以萬

事平於天下也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善曰史記

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

大得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非龍非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齊戒三

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銑曰太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

尚父號為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虞而才於秦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猶故百里奚與乎虞而虞亡也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

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秦用其謀而為彊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

非在虞則不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

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善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沛師

於羣雄向曰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

如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善本無此一段

也善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

運命論

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詐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少公此言之未詳其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灌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

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

事應乎夫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若襄公曰魯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王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曰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張良生韓之波單以與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魏謀襲鄭伯晉成同心虛之般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位並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則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云將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

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

開之必先為之主賢留之輔佐 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善曰若天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詩云惟嶽 善曰詩大雅文也箋

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善曰詩大雅文也箋 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首將與五穀為之主佐 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良同善注 豈惟 善曰詩大雅文也箋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 本傳 始於夏庭 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 妖字 始於夏庭 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史記

之庭而言曰今廢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卜請其繫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繫在橫而 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正之末談而觀之繫流於庭不可 除厲王使婦人釋而謀之繫化為女歸以入王後宮後宮者妾 既亂漚之既碎而孕無天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 謹屢就算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

運命論

便執而戮之於道而繼者後宮妾所棄女子出於路者聞其夜 啼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襄陽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 出於路是為褒姒幽王廢申而立褒姒為后后父申卒怒攻幽 王遂殺幽王於山下繫仕切 翰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 注與 善同 曹伯陽之獲八孫疆也 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 傳曰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 疆討之且而才之曹無之戒期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 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政代曹鄙人公孫疆好弋且言政弋之 說悅之因勸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 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 善曰左 傳曰 宗 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雞問其姓對 疾焉豎牛曰疾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非進則置 壺器命備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 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 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

宗 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雞問其姓對 疾焉豎牛曰疾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非進則置 壺器命備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 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 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

疾焉豎牛曰疾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非進則置 壺器命備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 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 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

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

約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吉
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更宗矣雖親也豎官號也
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考異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良曰謂軍數至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親矣銑曰介
媒也**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

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文謂文德即文
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廿世九世而斷衰微以武功而興起
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
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
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
八六而言六

及成王定鼎於郊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
八蓋言之倒**郊廓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
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運命論

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
詩序曰禮義廢滯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
也自厲王至于二霸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
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臣制也習文法無愆誠也 翰曰**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
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
魏秦也辯詐謂
游說之士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善曰言詐偽既成
故加之以酷烈也

**解朝曰曰用刑弊秦法酷烈也 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
今此重言者謂秦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亡之故云亡**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
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
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

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天下志意輕柔儒士之言也 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

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

多謙 退 捐讓於規矩之內 閭閻 銀於洙泗之上 不

能過其端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

與使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

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

天也 良曰道之不并雖至賢捐讓規矩亦不能過絕澆

浮之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孟

軻孫御體 一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

君子和緩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於無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

之其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

言曰昨驥之馬亦驥之乘蹄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夫子

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

善賜變行也 統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去體二志望孔子

之道故去希聖營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 天下卒至于

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

五臣本 作於字 溺而不可援 有也字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

器不周於魯衛 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子孟所不能援

終也弱謂大道沈弱也援助也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

行於定哀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

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子何以仲尼之智也而有受字五臣本屈尼五臣本於陳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往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

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糲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

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

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

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孝經曰孝悌

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濟曰彌廣綸應聘七十國而

運命論

不一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

屈辱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

其不遇也如此

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善曰史記曰伯魚

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曰伯魚

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無於字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

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

焉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

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從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吉者也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

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五臣本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

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

於一朝直喬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蓋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逐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

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

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

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

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銑曰水

不可失也奪失也

流曰川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

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善曰

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善曰

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善曰體清以洗物不亂五臣本於善曰

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善曰

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善曰

其情無不麗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麗人之善曰

惡仁也宋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善曰

式其切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善曰

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善曰

玄禮記注曰負背也翰曰忠直之言必迂迂入主之意獨立善曰

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聖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善曰

之勢所宜皆然矣夫迂觸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善曰

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善曰

入衆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善曰

俗故衆人嫉妬其為非善曰前監五臣本不遠覆車繼軌善曰

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善曰前監五臣本不遠覆車繼軌善曰

而五臣本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善曰

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善曰

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善曰

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善曰良曰前監謂行高史直之心善曰

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善曰

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善曰

將以遂其所志而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善曰

成其名而歷誅五臣本諺議於當時彼所以處善曰

運命論

深曰淵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之蓋有筭矣

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

當時所以甘覲危亡之地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

曰命古不來由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

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善曰論語

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一向日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恥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比希世

苟合之士蓬蔕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

意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無婉之求蓬蔕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銑曰希世也蓬蔕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詭為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

曰蓬蔕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銑曰

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兒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傳子

齊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以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良曰闕看盛

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之如

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子如遺鄭
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
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
之如人脫從而遺之也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
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
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
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
則各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
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也

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徒
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冒貪也良曰繫謂裝飾
使其鮮繁車徒

眼眼白然自以為得矣
善曰爾雅曰眼
謂車馬侍從也

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必利維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偏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
驕詐貌

無已心之誅夷於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
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
是豸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
樓以死杜預曰屬鏤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宋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
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尾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
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
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誦佞以全
乃不戒慎無忌

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
諂媚必見殺也

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
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
詠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
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銑同善注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紂苑子石曰費仲
惡來華大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
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
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
謂家族也

蓋笑蕭望之跋蒲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

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

傳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

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

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

而後邪使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

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

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

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必須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闕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闕然不喧雅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

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向曰

四馬曰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五臣本者不過滿

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

也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濟曰人之

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

室而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

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其為名乎則善惡善于五臣本史

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乎則善惡善于五臣本史

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策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

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翰曰言

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

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

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襄裳而涉汶問

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精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銑曰

襄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下田

下未稼如雲之多推直追五臣本而守教庾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他懸結服度曰

運命論

林賦注曰紛鬢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

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文枚乘上書曰大漢轉粟兩

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

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

為之也此比賤肆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臣

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教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臣

作臣揅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璣余璠頌之

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投社曰懶廣雅曰投揅也並初洽

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璣璠斂向曰衽衣襟也言揅衣襟以

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夫如是也為物其眾為

美玉也夜光璣璠美玉名也已其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

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

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

不滅也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

美為眾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

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
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卑務諂邪不義
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受其
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六
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
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
失度則為疾矣為入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
墨宮割臏大辟也言其為邪譎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
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
辱之客主哉 善曰重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
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
言感之甚也 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
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
主榮辱也以榮為主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運命論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
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眾暴
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
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翰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
本不以祿為利而貪
其官位也買貪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
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謂
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
核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銑
曰原本也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
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
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

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曰言自上至此

論而等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

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濟曰捨彼邪便之道取此忠正之理

時默語不失其人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

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幾琫輪轉而衡軸猶

執其中善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

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

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幾衡王者

正天文之器何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

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

天之轉動眾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琫璣謂北斗

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

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

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鈞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

者則孔丘嘗為此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

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

陸士衡辨吳興亡之事所以

昔漢氏失御茲臣竊命善曰茲臣謂董卓也答賓戲

曰上失其政茲臣竊國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

紊王室遂卑善曰答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

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濟曰弛廢於是羣雄蜂五臣本作鋒字駭義兵四合善曰廣雅曰駭

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

州刺史王獻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焚辭

曰雷動雷發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

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雷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

荆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直謚為武烈皇帝

權略紛達

紘中勇伯世威稜則夷羿五震盪助兵交則醜

虜授馘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

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疾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

之以為已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

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

為當出雄伯也紛紘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眾也虜服

也言其威後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

賊眾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

清宗祊補蒸禋因皇祖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

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

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大牢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

宗廟也蒸禋祭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良

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呼哮乎關斬之羣風驅熊

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交哮乎關斬之羣風驅熊

羣之衆霧集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關如虒虎尚書武王

翰曰哮關虎振聲也言兵勇出之勢若虎之如虒如熊如羆

振聲如風之驅走能羆亦猛獸羆集言多也

雖兵以義合

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氏傳

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

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

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

佚所謂無怙亂也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勳力以

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

篡逆阻守疆兵持詐除亂也怙恃也

或師無謀律喪威

稔寇

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師出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其弘曰毛其必云是昆吾稔之曰向日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

忠規武節未有

五臣本如此其著者也

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

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

之迷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旨定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辦二論上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善曰震澤底定濟曰

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許錮氏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衣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若以船載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賊策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於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關紫闥也韓曰錮除也手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庚道也韓曰錮除也手亂也紀謂綱紀也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反其帝歷也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手不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到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五臣本作乎字今圖從政

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

侯賦事行刑必問於貴訓而詰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今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而加之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

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

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

塗巷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交

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交交孟子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問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

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

林

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於是張昭為師傅周

瑜陸公魚臯曰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善

吳志曰權侍張昭以師傳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各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

即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嘗以道佐

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曾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墾

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起矧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

作股肱心膂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

也故不言名曰蒙甘寧凌統程並賀齊朱桓朱然之

將軍也疇類也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

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

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

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改黃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師吳

志曰韓當字義公潯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

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

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

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

將軍尚書曰呂欽宣力四方翰

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步騭之以名聲光國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

辨云論上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

善曰吳志曰顧

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善曰吳志曰顧

雍代孫劭為丞

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
審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
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
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
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決許慎淮南子注曰幹疆
也虞翻字仲翔主國名臣序贊田吳吏曰翻性不協俗數犯顏
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
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
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然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
傅其見信重吳錄曰張厚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
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調
諫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

奉使則趙咨沈珩 以敏達延譽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

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之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

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緡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 五臣本作機字 祥協德 善

于四方 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大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曰沈字林曰機杖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享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幾之幾 齊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交於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善

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合也 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

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統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駱

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絲長子基字敬興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
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交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君之過也謀無遺諍
與舉不失策善曰黃雅曰謂智也東觀漢記魯故遂割

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

漢書公孫瓚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魏
稱上曰衡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氏常五臣本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

勝之威氣百倍也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善曰孔

濟曰魏氏曹操也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
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

過漢陰也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羽檣萬計龍躍順

流善曰羽檣言疾也羽獵曰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
見龍在田或躍在淵翰曰言羽檣者謂其疾也龍躍順

流言船行速也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軀且當猛虎步向曰銳

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朝也戎喟然有吞江許古

之志一字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忽

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許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

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

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
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道善曰左氏傳曹劌曰

靡鄭玄禮記注曰道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漢
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
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

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善曰漢王

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馮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

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

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羣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士

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井州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羣山之

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遂齊于水續以濡須之寇

安宮而劉備殂故去絕命

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

臨川摧銳

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

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也寇蓬龍籠之戰

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子輪不反

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

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輪無反者

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也輪車輪也言

大敗隻車不還

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

而吳覓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

賈乏也

辨亡論上

氏乞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覓爾而笑何晏

曰覓爾小笑之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

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向曰覓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

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

之矣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

計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也屠

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矣水涯也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

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輪曰百越地

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

善曰八代二皇五帝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

通三王夏殷周也

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

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

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頌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
書伍被曰疆弩臨江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殺卒言勇也
循依

長棘勁鍛 殺望 望而奮 庶尹盡規於
亦曰長刃矛刃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鍛刀 庶尹盡規於
類騰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關也 庶尹盡規於

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
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
以供其上 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化協殊裔

風行遐圻 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合
也裔夷狄之國也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善曰左氏
衍行遐遠有界也 使子真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

使而撫巡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
於方也 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

既為一閑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
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璋

實耀 五臣本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 良曰璋美也府庫也 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
檄重積而狎至 濟曰

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 輶 軒騁於南
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輶 由 軒騁於南

荒衝朝 萌息於朔野 善曰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
征衝朝閑閑字略作輶樓也音義曰朝兵車名也薄萌切 翰
曰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
衝朝兵車也息於北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

野謂不用兵戈也 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
狄如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
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
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
堅固 大皇既没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琳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蓋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統曰大皇權也洎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茲邪縱虐乃廢亮為

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守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謂孫休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

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歸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

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謇謇

謬謬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濟曰陸公謂

陸抗也
機之父故不言名熙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善

興也
向曰謇諤正直也
吳志曰施績字公緒
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

同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

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
尉
良曰施姓也績名也
丁奉
五臣本
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

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

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

公卿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相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

十八公也後十八載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

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

至三
樓
五臣本
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善曰吳志曰樓

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

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也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五臣本
元首
善曰尚書大

辨六論上

曰元首謂孫皓股
肱謂上所
述者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

尾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之覺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謂尾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竟外助此謂之尾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五臣本

崩也良曰葉代也尾解王崩謂曰亂也善曰秦末葉曆五臣本命

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

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暉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輝江而下一向曰言歷數天命

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卒散於陣民奔于邑臣五

無此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

論曰楚師深入鷓門曾無藩籬之難鐵曰吳有堅地高山大

山也阜小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善曰

辨亡論上

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齊同善注楚

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

吳亦非有此軍未狹辰而社稷夷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患也餘注同

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大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擒降于濬翰曰狹辰十二月也夷滅也

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

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

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夫曹劉之

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善曰向時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謂太康之

善曰向時

謂太康之

善曰向時

謂太康之

沒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卅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銑同善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五臣本作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質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之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責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五臣本作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南曰漢氏謂劉備也銑曰交廣郡名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辨亡論下

怨矣五臣本無矣字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字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民唯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

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夫吳桓王基

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向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

親仁整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

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

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瘖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瘖伏面著席不起第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權楚名臣和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潛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爲孫紹曰魏大司馬曹休侵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善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配載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接也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惟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

辨上論下

有欺 銑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逼也 翰同善住 良曰時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 宿衛之兵也 甲宮菲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 懷虛已納謨士之筭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甲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注曰菲薄也漢書曰查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濟同善其懷虛已受納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謀臣之計也 致 五臣本 命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翰薦肅才宜佐時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各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鎮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 翰曰同善注故本一百自託也士燮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善曰吳志曰張昭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常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賢諸
年少慮事不遠懸君然猶不能已向曰張公謂昭也

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銑曰

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善曰吳志陸遜陳便

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

於是今有司盡寫列條使郎中褚逢賈以就孫意所不安令損

益之翰同善注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善曰權既為

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賜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

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爵

謂醉後也善戒也屏氣跼局躄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

甘以育凌統之孤善曰論語曰屏氣以不息者毛詩曰謂

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

寡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

辨亡論下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

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

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齊曰子

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躄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登壇

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躄緩行也伺謂伺候也向同善注登壇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

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

事歟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

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木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銑曰登壇

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

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同善注此則棄是以忠臣競

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盡其謨五臣本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翰曰肆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善曰言其

用也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

龜詒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有余界方言曰歇安也良曰區

區區

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

違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初都建業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謙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

不足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

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

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甚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粗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

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

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雖釀化懿網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

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翰曰言雖醇醲

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

辨亡論下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

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

銑曰練謂習戰事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浪

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韓曰封

也界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

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

亦不入於室也向曰御理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

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珍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

本無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

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傳曰

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穀梁傳曰長轂

五百乘宛窳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雖有銳師百萬終行不過千夫善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陣

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眾無施用也舳舻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胡滅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舻後持拖也艦船前頭刺擢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也翰曰舳舻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

蛇其勢然也善曰此喻以首尾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

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

欲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文宋機械

為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天子總羣誼而咨

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只有一公字以四瀆天地之所以

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

谷以道其氣章昭曰聚聚物也高山峻也下數澤也疏通也

銳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

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而機械則彼我之

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

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統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助晉吳也則當守建步關之亂馮寶城以延疆

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

中庶子蒙嘉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馮據擊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同為背叛也寶德聖也于

時大邦之衆雲翔雷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

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公江東下

善曰雲翔言疾也戰國策項子詭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戰異不以丈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白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幾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壘也遵循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陸公以偏師三

辨亡論下

萬北據東坑苦衡反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關城東北長

之北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坑也東坑謂海也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

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

喪師太半分命統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

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布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

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馬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

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餼杜預曰獻楚俘于朝俘即囚也齊曰反虜謂

步闡也蹤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統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

君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謀豈欺詐於君也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善曰

有虞度之事也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陸公沒而潛謀

兆吳釁深而大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良曰言

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而六軍於是警駭也夫始也

日之師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

而吳威者由陸公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善曰

亡沒後無良將也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餘同翰注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鄭

馬反殺廣州刺史當特禍患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

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

人之亡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文也

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墟者蓋以易曰

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

辨亡論下

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

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刑易革卦

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出亂之極則有理出而見言帝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

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又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吳之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惑矣翰曰言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

五臣本作捨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之

萌

五臣本作氓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濟曰四州荆揚交廣

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

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

遽者

五臣本無者字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遽及

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五臣作又

之謀慈和以結士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五臣作又

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

鏡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辨亡論下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

足恤也

善曰孝經命天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至於上上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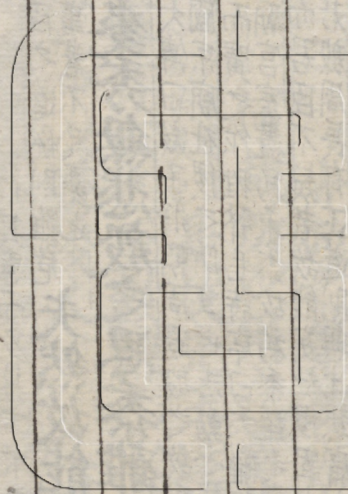
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廼見麥秀之蘼蘼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

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曰蓋論其與發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

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典引曰真命以創制論語比考

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辛尹無宇

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

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與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統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 敝行而不改也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命論曰歷事之成敗書序 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古曰詳 夫先王

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 任重必

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 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濟曰天子任重

事乃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

等也 於其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

五等諸侯論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茲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

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

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

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 又有以見緩世之長御識

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人情之大方 善曰大方法也 呂氏春秋曰凡耕之

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

也 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

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狐必與焉 故易曰說以使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說以使

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利

而後利之利

五臣本作利之利也 善曰周易允卦之辭也 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也 不利者之利也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後利之利而不

利愛而不用也 者取天下矣 利而後利之受而後用之者保社

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銑曰人已

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 是以分天下以厚

利之則其利廣矣 打謂惠而不費也

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

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

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 鄭玄儀禮

注曰食勸強之也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

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

矣 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深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 所以博利博義也 利

博義博則無敵也 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翰曰博廣篤厚遠

長也 憂深謂憂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

天下之深也

五等諸侯論

之祚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禮

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向曰子孫相承不 絕曰世及祚福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

雅也可使南面 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 九服之民知有

諸侯治之也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定主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上之子愛於是乎生

國也 良曰九服天工也

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 愛

也 禮記曰子燕民則百姓勸 鄭玄

曰子猶愛也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 體信以達順 鄭玄注

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 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王室道衰則足以敷風道衰足以御暴 則足以共敷風化也

相援以禦疆暴也 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

俊之士 五臣本 無所寄霸王之志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

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

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 主尊賴

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

羣后之圖身 則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 譬猶眾目營

方則天綱自相 善曰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

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濟曰言諸侯

呂氏春秋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相通也 善曰四體亦

張之天下網 四體辭難而心脅 與獲又 善曰四體亦

編故網通矣 亦喻王室也 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

又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 蓋善本無 三代所以直道四

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 王所以垂業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夏商周也 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

業廢興何如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 但有 三不聞有四今云四

者候 夫盛衰隆弊 五臣本無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 愿法

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去繫於人也

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善曰言法不可常應故期在

而或闇以諒盛衰發與抑唯常理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

娛萬切左氏傳 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

也 良曰愿謹也諒 故世及之制弊 五臣本 於疆禦厚

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下之典漏於未折 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

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 毛詩曰曾是疆禦言封建

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

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疆禦而難

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

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

也 侵弱之釁違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

斯乃違自三季也 班固異姓諸

五等諸侯論

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等社稷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翰曰溝起也三季謂
 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
 末年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
 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
 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頽
 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
 也

昔者成湯親昭夏后之鑿公且目涉商人之
戒善曰夏后之鑿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尚書曰爾雅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
 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鑿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
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
 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體物也**故五等之禮**
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
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曰氏
 春秋曰等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銑曰革改也畛
 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
豈玩二王之禍而聞經世之筭乎善曰
 於夏殷也
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
 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
 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討筭也
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
 作敝字
而侵弱之辱愈於
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
 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
 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
 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
 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
 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是以經始權其多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 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 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 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始初也 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

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善曰左氏傳王子朝 告于諸侯釋位以問 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銑曰 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王弱則憑諸侯以 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 及承微 五臣本作 積弊 五臣本作 釋去也翼戴輔佐也

室遂卑

善曰新序曰及 定王王室遂卑

猶保名位祿垂後嗣

善曰左 氏傳曰

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 承序以廣親親 良曰祿福也

皇統幽而不輟神哭否

善曰東京賦曰怨皇 統之見替鄭玄論語 濟曰言

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賦曰怨皇 統之見替鄭玄論語 濟曰言

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

五等諸侯論

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

任術

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 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

周之失自矜其得

善曰言懲周以弱見 奪自矜以力滅周也

尋斧始於所

庇制國昧於弱下

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 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疾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焉 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 用斧繼其所庇廢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 道實為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善曰國語曰 晉國有慶未 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 良曰言秦獨饗天下 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慶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

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

善曰毛萇 詩傳曰速 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 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

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 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

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實實田不封立所致也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

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

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不競有自來矣

善曰左氏傳鄭石奕謂子囊曰今楚實不

競疆也

國之令主十有餘世

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

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

善曰論語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宋諸侯莫如勤王也

翰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

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

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

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東若我也

故彊晉收其請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

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向同善注

王享體命之宥請隧弗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

王享體命之宥請隧弗

五等諸侯論

許曰王草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也圖謀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逼周而取天下

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不至戲又曰勝廣為也長行至霸西大澤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關勝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秦之弊

滅之禍豈在曩日

善曰漢書曰漢承秦之弊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秦之弊

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向曰橋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

國以封境土踰盜不遵舊典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

益尚書曰舊典時式也

故

故

故

故

賈生憂其危是錯痛其亂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

數乘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前其支郡不如比宗廟不安也

亂起奸此所以危國也晁錯又恐諸侯盛以爲亂乃勸帝削諸侯土地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

善曰阻恃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

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

七子衝其漏網

善曰漢書賈誼曰大

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誦言八而撥言六者貫高非

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削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皆反也

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爲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爲其土狹勢不足故爲逆遲也

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皆反七子謂吳王鼻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璧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網紀

五等諸侯論

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害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羣盜所刑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果會稽豫章耶書至起兵反以衣盜爲泰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也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爲亂者境土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爲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

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宋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

內有宋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

大王勿疑也勸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逮

代王立之一而社稷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至中葉忌其失節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

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晉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善曰成

勇王譚工立王根王逢王高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

五侯尚書曰臣作備作威善子而家凶子而國漢書曰封王莽

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捕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統曰漢既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

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先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字善曰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也良曰遇法也言先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

五等諸侯論

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尊其必喪

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善曰尚書曰寇賊殺死執與究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

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先武中興劣

劣然至於數世而茲究之

賊內外充斥充斥言多也

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

靡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則城池

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

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以為國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危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

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

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疾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頰叔桃子賔起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雅曰千求也三子子頰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千亂也七臣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嗣三子一曰子頰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逆僭即王位以據王

鉦 鉦 擊震於閻宇鋒鏑流乎

絳闕 善曰傳云正都賦曰魏魏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擊鼓也閻宇謂四方也猶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

五等諸侯論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莒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反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噪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出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是以宣王 五臣本作厲宣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頰鄭伯見纘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頰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

豈若二漢階闈暨擾

而四海已沸

善曰階闈暨擾謂王莽也 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

之內暨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 善曰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 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

速也蓋無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

天下人也悼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多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

以正天子之位也言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冠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

謂趙孟曰子蓋亦

來須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無憤

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翰曰言漢所以二

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士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

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

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扼手也委

死也言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

中人變節

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傳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

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

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

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府中劉岱為兖州

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銑曰鳩聚也然上非奧

善曰范

曄後漢

班

次也

先定

戰而

禍

善曰

班彪

向曰

謂逆

徒劫

殺帝

族也

民望

未

之

志

無相

保之

先定

謂爭

勇於

善曰

班

次也

先定

戰而

禍

善曰

班

次也

先定

戰而

禍

善曰

班

次也

先定

戰而

禍

善曰

班

次也

先定

戰而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齊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

本作故五等所以多亂

善曰唐子曰暴王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

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用也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

善曰左氏傳丑孫滿曰德之休明尚善曰三載考績陟之理日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

陟於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翰同善注言皆奉天

五等諸侯論

子休明之德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

之鬼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

淫昏遠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

有以之興矣

銑曰遠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與也

苟

或衰陵百度自悖

五百本作勃字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

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

黷官之吏以貨准才

向曰黷賣也貨多者則高

官少者下位故

則貪殘之萌

五百本作悖字皆如羣后也

抵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

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

以之廢矣

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黷官貪殘之事或有發封五等者

且要而言之五

等之君為己思治

善曰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

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

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

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 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善曰脩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谷 夫進取之

錄曰在安民 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 銑曰銳疾也 良曰銳利也 是

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善曰安民譽遲不 善曰侵之以利己鄭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

女論語注曰憚難也 濟曰憚 懼也言眾皆為之故不懼也 所夙夜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 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 翰曰 日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 君無卒歲之圖

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善曰說文曰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 故前人欲以垂後嗣思其堂

構

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銑曰後嗣 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善曰漢書王 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 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范擘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 之眾當解合之勢 翰曰謂其知長 久之計也 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使其並賢居治則

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 殊迹者譬言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言秦漢司立郡縣而脩短 異期者譬言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 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 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 深

焉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善曰八代 謂五帝三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絕法入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良曰一
理謂合秦漢之典治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
典則也秦漢之典治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
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
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善曰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潢石旅寓魏庭冒履難
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
豈圖後巡十稔而榮歟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
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翰曰辨人
死生窮通必有命也
故因音略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

原人也舉秀才身辰謂輅曰大將軍待
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
男嬰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
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辨命論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善曰漢書
梅福上書

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

因言其致云爾

善曰鄭才禮記注曰致之言至
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

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武子曰天才英偉瑋璋特秀

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瑋璋
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觀今

實海內之

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善曰墨子曰墨子此之齊過
曰者曰帝今日殺黑龍

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比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
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漢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
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
謂主卜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宜獨此者之流乎而官

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五臣本然則無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饕餮

而居大位自古所數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傳楚叔伯

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鳥紛綸莫知其辨善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

謂之命形於七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

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也封禪書曰紛綸蔽翳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謂年

壽不長也閑止也言年可止仕而不仕仲任蔽其源子

辨命論

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長闡其惑善曰花睡後漢書由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

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

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雖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

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

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益死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

此其大彰較者也余其惑焉者也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

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

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至於

鵠五臣本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鵠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獨冠

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僕書賈捐之曰石

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揭冠貧賤

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

辨命論

五臣本

善

傳楚叔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

由己故曰語其嘗試言之曰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善曰老子曰大道紀兮萬物得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紀兮萬物得

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自然者物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善曰

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文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

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然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所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

至齊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曰

鼓天下之動

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

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

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

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

為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善曰老

矣之毒之蓋之覆之玉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

相曰艾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陲翰曰亭毒均養也度劉故也

皆任自然也然也望之淵泉五日本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

悅善曰望之淵泉鱗屬也弁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

於水鳥飛於雲天鳥排虛而飛獸踰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

山處天地之性也翰曰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蕩

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

卷之四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統曰游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化而不易

則謂之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

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束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

也之遇鬼神莫之要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

聖哲弗能預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魚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魚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

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過大倒日之力而不能

振形骸之肉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

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將暮不勝

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

留之倒謂却行之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

於箭漏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

有短祿之期故欲增之也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

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今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

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

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善曰尚書堯典曰

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

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統曰言

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遺其尾宣尼絕其

糧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

善曰祖命之不可易春秋元

糧亦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音以善

采首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

而作以事與笑首雖與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齊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首傷大有惡疾不通

詩云采采芣苢薄芣采之采首與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

也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瑗

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若曰伯夷叔齊者殺之未世孤竹君之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

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揚脩書曰有南威之

容乃可以論於叔媛傳子曰昔仲尼既及仲弓之徒追論夫子

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

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

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

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

辨命論

斃死也叔媛婦

人也詎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善曰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職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天下高雲之鳥，向日言鵠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於高雲之中。敬通少有淑儻之志，明帝以為銜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增嘆，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也。翰曰：此豈才不足而行，鳳起喻實德也。摧迅，翻謂帝不用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瓛字子珪，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暑，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敬音境。良曰：近世謂齊朝。瓛則關西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辨命論

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瓛則志烈，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瓛則志烈

秋霜心自崑玉，必享亭高，疎不雜風塵。善曰：范曄融論曰：凜凜焉為鶴鳴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益名，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也。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高貌也。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善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曰：兩賢，瓛瓛也。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

故言古之典則也。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銑候
曰五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傲而
而有待兮宿莽與壘

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
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歟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
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句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

城而無聞於今豈可勝此則宰衡之與卑隸容彭之

與殤子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也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早早臣與與臣隸列仙

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
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去老子師又曰彭祖般賢大夫

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殤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
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良曰宰衡

伊尹也言其貴也卑隸賤也容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之與敦洽

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
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

當畜五牾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
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朝趙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又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益妻曰以康為益曾子
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

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准荀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
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醜麤推穎廣顏

色如漆耨垂眼臨鼻長肘而齧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
醜而有德也齊曰猗頓富者黔婁貪者陽文美女敦洽女咸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
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

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求
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無其字斯之謂矣善曰
論語

然命體五臣本
作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號五臣本
有而字後笑或始吉五臣本
有而字終凶或不召自來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或因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

以致人良曰言人之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

一理微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五百本寂寥

忽恍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

錯糾紛鷓冠子曰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文賦曰北叟頽頽其倚伏抱

朴子曰驚銳不可以十塗驗等琴下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

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鏡曰忽恍不

明貌言運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

又不可以形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夫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

狀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

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天子曰德仁義禮

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

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秉物憑人或亦呈其靈

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

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而或者親湯武

之龍躍謂龕五百本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

謂英睿擅奇譽善曰或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

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女大豷之商王

紂時周武王則三神曰子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

女大豷之孔子墨翟也蔡邕陳大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

世挺生膺期持授鏡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豷勝也言或

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

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

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

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

禮記曰鷲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鷲蟲猛獸也孟子曰有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辨命論

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文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約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驚執也言有達運命者是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相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也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己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運轉所為不

故言而非命善曰五臣有

有六蔽焉爾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子然文雖出此做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槩善曰東代功善曰

夫靡顏膩理哆善曰為許願六頰烏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睒些王逸曰靡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為遠蔭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

俗文曰為口不正也史記唐饗見察澤曰先生雅頰感錫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為張口不正也頰頰高貌也乃人形之異

朝秀長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

晦朝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以蠶蟻養主要曰龜鶴壽千百年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

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鄉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響足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畜雀士魴逆周子曰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德不能辯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麥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向曰聞言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闕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

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

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
去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龍犀日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頰有龍犀入髮左
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向同善注 **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由夫子適周見蓑弘蓑弘
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
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昂角厓犀足履龜文後
為大尉 翰曰目上下正平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
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

膺錄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脫相術每察鏡視面自知刑死
未嘗不撲之于地 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龍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
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三肘加焉子干子
皆皆速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銑同善注 **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善曰
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諸渚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仲務曰大電統樞照郊野感符實

辨命論

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
謙臣 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
隲於芒碭山當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者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
之精而生舜比斗第一星也雷光也

汗於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
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 **若謂驅**

貌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
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
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
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莫知其情
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
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
道是則未達宵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善曰呂氏
春秋曰有

莘氏女子米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蔡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蓋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鷄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佚氏女歷陽為胡人化為魚鱉

楚師屠漢卒睢息河鯁其流秦人坑餘同善注

趙士沸聲若五臣本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抗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弱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火炎崑崙磔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之哉其

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

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向曰礫瓦琬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賴夏后之

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賴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銑

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於縣長相如五臣本

料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

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去于家漢書曰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

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

抑尺之量有短哉

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盍苦死霜露其為諾呼取豈崔

馬之流平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

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或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夫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雷照風

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

辨命論

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

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

有降庭堅仲容叔雍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

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然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

同器鳥鸞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

比于文曰閻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艾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昭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曼亞心為鸞神鳥也鳳皇之類

是使渾

胡敦徒檣桃杌兀踵武

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醜醜類惡物頑鷲不反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頑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鷲傲假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入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橫去謂廢典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橫去謂廢典

辨命論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

可得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

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

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雖大風立於青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

時窳麻九嬰大風封豕擊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窳麻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比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同善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

善曰

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柸晚

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社也尚書四夷左社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腎於桑

覆瀝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于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

競其萌五巨本黎五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

傳曰黎衆也西京種落繁熾充物本五巨臣神州善曰范

賦曰區宇又寧本五巨臣神州善曰范

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

日物兩也神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不恭

州中國也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惟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

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曰古

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

以及於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

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

治亂各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

為命焉知其由之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

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絀止也胡卦

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結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

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謀於潘崇成殺五臣本**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良同善注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

辨命論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

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輝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攄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攄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繼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五臣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疾焚心

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又何以為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災感乃退三舍延祿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焚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齊法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奏千

里之雨若使五臣無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

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

洽合也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

星退雨且于公門高五臣本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

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

未嘗有所寃孫必相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

年遠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購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

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

敗統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

同善注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如使五臣本仁而無報奚為脩善

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若使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

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

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

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良同善注此

乃激過之辭矣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

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笑曰南越有邑焉名建

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

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何漢而無極也司馬

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婉柔也濟曰河

漢之水或立教以進庸息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

深廣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積善餘

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此

所謂積善必有余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鳳鳥不至言命

也統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今以其五臣本片言

辨命論

辨命論

善曰毛萇詩傳曰蚺蟻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齊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從惑之災則退三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暨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善曰于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幾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注延年殘曠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向曰曠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速先敗也

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發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善曰毛詩曰蕩寬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

民之辟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夫其時也雖風雨晦冥亦不為改君子雖

居暗亂之世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菴患衣狐貉

鶴襲冰紈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鸚喙君稻梁國語曰芻菴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也織作冰紈也曰梁米也牛

馬食曰芻大食曰黍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五臣本作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此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此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此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

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此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

辨命論

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夫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奔欄平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

也周易曰樂天善曰莊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善曰莊

不可奈何而安之善曰命唯命論曰不知神器有

於命善曰命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或善曰禮記孔子曰

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善曰禮記孔子曰

神善曰尸子曰之言居天下者瑤臺夏屋不能悅其

向同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澹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賈矣善曰禮記孔子曰不充

誦五曰本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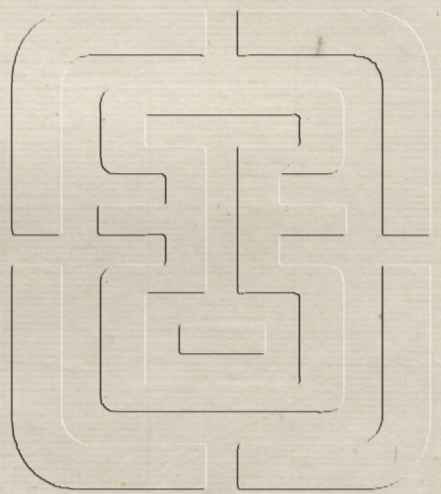
賤不充善曰禮記孔子曰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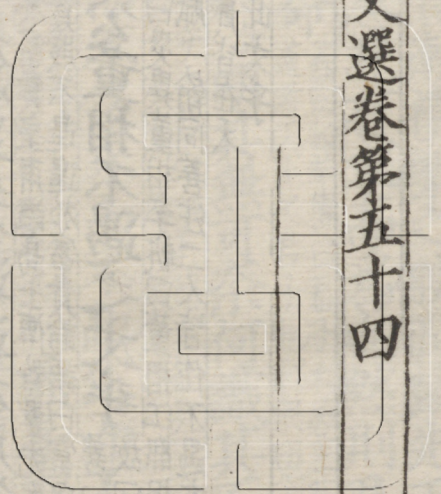
遇賦法言曰以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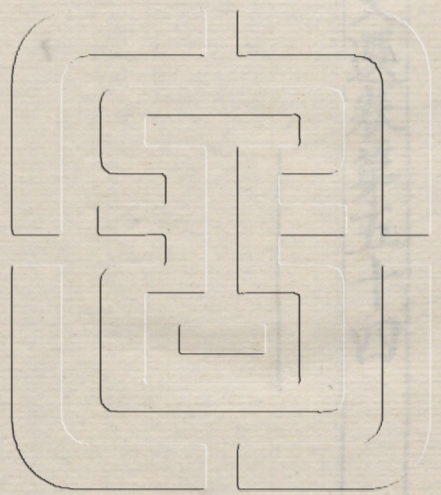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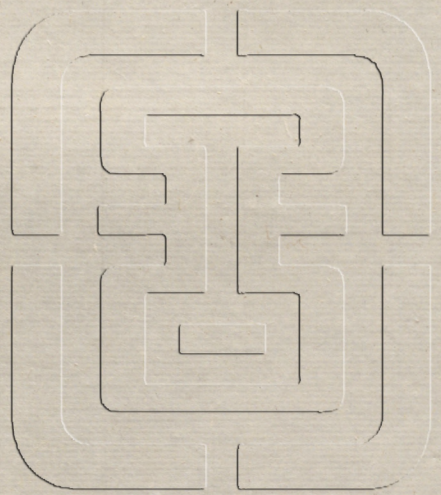
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

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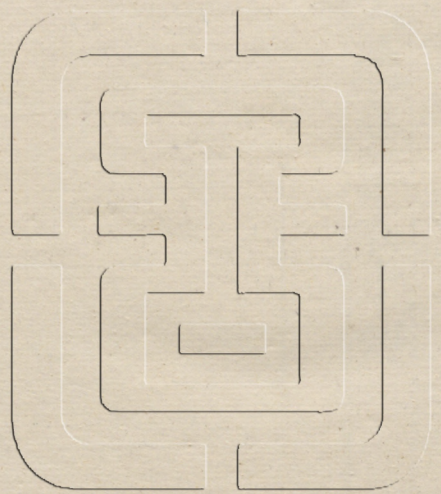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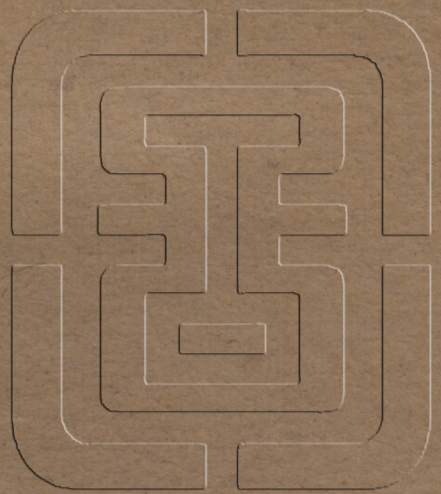


大臣註

卷之

第

四



2

